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是一本完整介绍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读本。



短暂的南北朝出现过很多国家，他们之间的战争与生存智慧被这本书完整收藏。

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着重描写南北朝各国的军事、政治、领土范围，以及各国之间的战斗，将一个真实的南北朝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将各国的军事制度以及华丽的战斗都作出了细致描述。



同时还有少部分介绍了乱世中人民生活的艰辛。

南北朝通俗演义

(下)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蔡东藩著 文轩整理

最新经典珍藏



读国学经典，品传世文化



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，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，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。该时期上承东晋、五胡十六国，下接隋朝，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，但长期维持对峙，所以称为南北朝。

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以小说形式

表现出乱世中国与国之间的生存智慧，这本书的构思、体裁、情节非常具有艺术性，将南北朝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中的

人物刻画得非常真实。

作者在情节的描写上加

大笔墨，将故事以白话叙述，不仅易懂，而且将历史叙述地非常细致。

《南北朝通俗演义》

是一本完整反映南北朝历史的书籍，将鲜为人知的乱世生活展现在读者眼前。

南北朝通俗演义

(下)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蔡东藩 著 文轩 整理

最新经典珍藏



读国学经典，品传世文化

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，公元420年南朝宋建立，南朝宋开始，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。这段时期上承东晋，下接隋朝，南北两朝更迭，各朝代更迭，所以称为南北朝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南北朝通俗演义 / 蔡东藩著 ; 文轩整理. —3 版.
—西安 : 三秦出版社, 2012. 9
(中华传统文化精粹)
ISBN 978-7-80628-025-6-01

I. ①南… II. ①蔡… ②文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5629 号

南北朝通俗演义

蔡东藩 著
文轩 整理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10
印 张 54
字 数 60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3 版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8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8-025-6-01
定 价 90.00 元(上、下册)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bs.com>



速邀天光等，共讨高欢。世隆自然听从，立即遣人征召天光。

天光意存观望，延不发兵。斛斯椿自愿西往，兼程入关，进见天光道：“高欢作乱，非王不能平定，王难道坐视不成？高氏得志，王势必孤，唇亡齿寒，便在今日。”天光瞿然道：“我亦正思东出哩。”时贺拔岳为雍州刺史，天光召与熟商，岳献议道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强盛，料非高欢所能敌，诚使戮力同心，往无不胜。今为王计，莫若自镇关中，固守根本，分遣锐卒，与众军合势，庶进可破敌，退可自全。”（若用岳言，天光何至遽死？）天光颇欲从岳，偏斛斯椿力请自行，乃留弟尔朱显寿守长安，自引兵赴邺城。椿即返报世隆，世隆亟邀兆与仲远两军，同会天光，又遣度律自洛往会。于是四路尔朱军，陆续到邺，众号二十万，列着洹水两岸，扎满营垒，如火如荼。（返跌下文。）

高欢尽起徒众，步兵不满三万人，骑兵不过二千。此时既遇大敌，只好一齐调出，往屯紫陌。时封隆之已升任吏部尚书，留使守邺，欢亲出督师。高敖曹进官都督，也率里人王桃汤等三千人从欢。欢见敖曹部曲，统系汉人，恐未足济事，欲分鲜卑兵千余人，接济敖曹。敖曹道：“兵与将贵相熟习，鲜卑兵素不相统，若麇杂旧部，适起争端，反足碍事，不如各专责成为是。”（我亦云然。）欢乃罢议。便在韩陵山下，设一圆阵。后面用牛驴连系，自塞归路，以示必死。尔朱兆出营布阵，召欢答话，问欢何故背誓？欢应声道：“我与汝前曾立誓，共辅帝室，今天子何在？”兆答道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出兵报仇，何必多议！”欢又道：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！况天柱未尝不思叛君，罪亦应诛，何足言报？今日与汝义绝了！”说着，即擂鼓开战。欢自将中军，高敖曹将左军，欢从父弟岳将右军，各奋力向前，拚死决斗。兆为前驱，天光、度律为左右翼，仲远为后应，仗着兵多将众，包抄过来，恰是厉害得很，且专向中军杀人，意欲取欢。欢虽督众死战，怎奈敌势凶猛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前队多被杀伤，后队未免散走。高岳、高敖曹两军，未曾吃紧，岳遂抽出五百锐骑，直冲尔朱兆；敖曹率健骑千人，横击尔朱左右翼；别将斛律敦，收集散卒，绕出敌军后面，攻击仲远。尔朱各军，各自受敌，便皆骇奔。欢见他阵势分崩，麾众皆进，大破尔朱军，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，解甲降欢。兆知不可敌，对着慕容绍宗，抚膺太息道：“不用公言，乃竟至此！”说着便驱马西走。（勇而寡谋，实是无用。）还亏绍宗返旗鸣角，取拾溃兵，始得成军退去。仲远亦奔往东郡，度律、天光逃向洛阳。

都督斛斯椿，语别将贾显度、贾显智道：“尔朱尽败，势难而振，今不先执尔朱氏，我辈将无噍类了。”乃夜至桑下立盟，倍道先还，入据河桥，把尔朱氏的私党，一并捕戮。度律、天光闻变，整兵往攻，适值大雨倾盆，士卒四散，两人只率数十骑，拖泥带水，向西窜去。斛斯椿遣兵追捕，捉住度律、天光，解至河桥。再由贾显智等，入袭世隆，也是马到擒来。尔朱彦伯，入直禁中，闻难出走，同为所执，与世隆牵至阊阖门外，枭了首级，送往高欢。就是度律、天光两人，虽尚未死，也被械送入邺，归欢处治。欢将二人暂系邺城。



魏主恭使中书舍人卢辩,赍敕劳欢。欢使见新主元朗,辩抗辞不从。欢不能夺志,遣令还洛。尔朱部将侯景,本与欢并起朔方,辗转投入尔朱军,至是仍奔邺依欢。(不略侯景,为下文伏案。)还有雍州刺史贺拔岳,闻天光失败,亦生变志,商诸征西将军宇文泰。(泰为征西将军,见四十九回。)泰劝岳径袭长安,并为岳至秦州诱约刺史侯莫陈悦,一同会师,直抵长安城下。长安留守朱显寿,(见上。)猝闻敌至,一些儿没有防备,只好弃城东走。泰等追至华阴,得将显寿擒住,送与高欢。欢令岳为关西大行台,泰为行台左丞,领府司马。嗣是泰在岳麾下,事无巨细,悉归参赞。这且待后再表。

且说高欢奉主元朗,自邺城出发,将向洛阳。行至邙山,又复变计,密与右仆射魏兰根商议,谓新主元朗,究系疏族,不如仍奉戴元恭。兰根道:“且使人入洛觐视,果可奉立,再决未迟。”欢即使兰根往观。及兰根返报,主张废恭。看官道是何因?原来魏主恭丰姿英挺,兰根恐他将来难制,所以不欲奉戴。欢召集百官,问所宜立,太仆蔡母僂称恭贤明,宜主社稷。黄门侍郎崔悛作色道:“必欲推立贤明,当今莫若高王!广陵本为逆胡所立,怎得尚称天子?若从僂言,是我军到此,也不得为义举了!”(好一只高家狗。)欢乃留郎居河阳,自率数千骑入洛都。

魏主恭出宫宣慰,由欢指示军士,露刃四逼,竟将魏主恭拥入崇训寺中,把他锢住,自己仗剑入宫,拟往杀尔朱二后。

小子前曾叙过,魏主子攸,纳尔朱荣女为后,魏主恭复纳尔朱兆女为后,当时宫中有大尔朱后,小尔朱后的称呼。尔朱兆入洛时,尝污辱嫔御妃主,只因大尔朱后为从妹,当然不好侵犯,仍今安居。至广陵王恭入嗣,大尔朱后尚留宫内,未曾徙出。既而兆女为后,与大尔朱后有姑侄谊,彼此素来熟识,更兼亲上加亲,格外和好,不愿相离,偏偏高欢发难,把尔朱氏扫得精光,死的死,逃的逃,单剩姑母侄女,在宫彷徨,相对歔歔。(总叙数语,贯串前后。)不料魏主恭又被劫去,累得这位小尔朱后,越加惊骇,忙至大尔朱后宫寝中,泣叙悲怀,不胜凄惋,大尔朱后亦触动愁肠,潸然泪下。

正在彼此呜咽的时候,忽有宫人奔入道:“不好了!不好了!高王来了!”这语未毕,小尔朱后已吓做一团,面无人色。还是大尔朱后芳龄较长,究竟有些阅历,反收了泪珠儿,端坐榻上。才经片刻,果见高欢仗剑进来,大尔朱后不待开口,便正色诘问道:“你莫非是贺六浑么?我父一手提拔,使汝富贵,汝奈何恩将仇报,杀死我叔伯兄弟?今又来此,难道尚欲杀我姑侄不成!”欢见她柳眉耸翠,杏靥敛红,秀丽中出现一种威力气象,不由得可畏可慕;旁顾小尔朱后,又是颤动娇躯,别具一种可怜情状,当下把一腔怒气,化为乌有,惟对着大尔朱后道:“下官怎敢忘德!当与卿等共图富贵。”(不呼后而呼卿,意在言中。)语毕,仍呼宫人等好生侍奉,不得违慢。随即趋出,派兵保护宫禁,不得损及一草一木,违令处死。

当下与将佐议及废立事宜,将佐等不发一言,欢独说道:“孝文帝为一代贤君,怎可无后!现只有汝南王悦,尚在江南,不如遣人迎还,使承大业。”将佐等惟惟如命,



乃即派使南下迎悦。(舍近就远,究为何意,看官试阅下文。)

斛斯椿私语贺拔胜道:“今天下事在尔我两人,若不先制人,将为人制。现在高欢初至,正好趁势下手,除绝后患。”胜劝阻道:“彼正立功当世,如欲加害,未免不祥。”椿尚未以为然。嗣与胜同宿数宵,胜再三谏止,椿乃不行。

那高欢借迎悦为名,乐得安居洛都,颐指气使,享受一两月的尊荣。就中有一段欢娱情事,也得称愿,真是心满意足,任所欲为。(天未厌乱,故淫人得以逞志。)原来欢本好色,前娶娄氏为妻,却是聪明伶俐,才貌双全,所以伉俪情深,事必与议。女子好时无十年,免不得华色渐衰,未饜欢欲。(欢娶娄氏,见四十四回。)欢又屡出从军,做了一个旷夫,见有姿色妇女,当然垂涎。不过位置未高,尚是矜持礼法,沽誉钓名。到了战败尔朱,攻入邺城,威望已经远播,遂不顾名义,渐露骄淫。相州长史游京之,有女甚艳,为欢所闻,即欲纳为妾媵,京之不允,欢令军士入京之家,硬将京之女抢来,迫令侍寝。一个弱女,如何抗拒,只得委身听命,供他受用。京之活活气死。

及欢自邺入洛,本意是欲斩草除根,杀毙尔朱二后,嗣见二后容貌统是可人,便将杀心变作淫心。每日着人问候,加意奉承,后来渐渐入彀,索性留宿宫中。大尔朱后原没甚气节,既做了肃宗诿的妃嫔,复改醮庄宗子攸,册为皇后,此时何不可转耦高欢?而且高欢见了大尔朱后,把平时雄赳赳的气象,一齐销铄,口口声声,自称下官,我我卿卿,誓不薄幸。大尔朱后随遇而安,就甘心将玉骨冰肌,赠与老奴。小尔朱后也是个水性杨花,便跟了这位姑母娘娘,一淘儿追欢取乐。再经高欢是个伟男子,龙马精神,一夕能御数女,兼收并蓄,游刃有余,于是大小尔朱后,又俱做了高王爷的并头莲。(尔朱氏真是出丑。)高欢一箭双雕,快乐可知。

光阴似箭,倏忽兼旬,汝南王悦,已自江南至洛。欢又不愿推立,说他素好男色,不礼妃妾,性情狂暴,及今未悛,不堪继承大统,乃另求孝文嫡派,奉为魏主。

是时魏宗诸王,多半逃匿,独孝文孙平阳王修,为广平王怀第三子,匿居田舍,竟被访着。欢使斛斯椿往见。椿知员外散骑侍郎王思政,为修所亲,乃特邀与同行,见修行礼,说明来意。修不禁色变,问思政道:“得毋卖我否?”思政答了一个不字。修又问道:“可保得定么?”思政又道:“变态百端,未见得一定可保哩!”(确是真言。)斛斯椿在旁,却为欢表诚,谓无他意,修支吾不决,椿即返报高欢。

欢便遣四百骑迎修入都,相见帐下,涕泣陈情。修自言寡德,欢再拜固请,修亦答拜。当下进汤沐,出御服,请修装束停当,彻夜严警。诘旦命百官入谒,由斛斯椿奉表劝进。修令思政取表,瞧阅一周,顾语思政道:“今日不得不称朕了!”欢又遣人至河阳,迫元朗作禅位书,持入示修。一面筑坛东郭,出郊祭天,还御太极殿,受群臣贺。

礼毕升闾阖门,下诏大赦,改元太昌。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,世袭定州刺史。欢子澄加侍中开府议同三司。从前尔朱党中的侍中司马子如与广州刺史韩贤,与欢有旧,所以子如虽已出刺南岐州,仍由欢召回,委充大行台尚书,参预国

事；韩贤任职如故。余如尔朱氏所除官爵，一概削夺。另派前御史中尉樊子鹄，兼尚书左右仆射，为东南道大行台，与徐州刺史杜德，往追尔朱仲远。仲远已窜往梁境，寻即病死，乃命樊、杜等移攻谯城。

谯郡曾为魏所据，梁主衍特遣降王元树，乘魏内乱，夺占谯郡。树为魏咸阳王禧第三子，因父罪奔梁，受封邳王。（禧被诛事，见四十一回。）此时踞住谯城，屡扰魏境，魏因遣樊、杜二将往攻。元树坚守不下，樊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，入城游说，勸以无忘祖国，树乃愿弃城南还。安期返报子鹄，子鹄佯为允诺，诱令出城，杀白马为盟。誓言未毕，那杜德竟麾兵围树，把树擒送洛阳，迫令自尽。子鹄等便即班师。已而杜德忽发狂病，喧呼元树打我，至死犹不绝口，身上俱成青黑色。子鹄亦不得善终，冤冤相报，不为无因。（劝人莫做亏心事。）

高欢因谯郡已平，拟即还镇，但尚虑贺拔岳雄跨关中，未免为患，乃请调岳为冀州刺史。魏主修当即颁敕，敕使入关，与岳相见。岳即欲单骑入朝，右丞薛孝通问岳道：“公何故轻往洛都？”岳答道：“我不畏天子，但畏高王！”孝通道：“高王率鲜卑兵数千，破尔朱军百万，威势烜赫，原是难敌，但人心究未服。尔朱兆虽已败走，尚在并州，余众不下万人。高王方内抚群雄，外抗劲敌，自顾不暇，有什么工夫来争关中！公倚山为城，凭河为带，进可控山东，退可封函谷，奈何反甘为人制呢？”岳矍然起座，握孝通手道：“君言甚是！我决不南行了。”遂遣还敕使，并逊辞为启，复奏朝廷。

高欢亦无可如何，便整装还邺。先挈大小尔朱后出宫，派兵载归，并访得任城王妃冯氏、城阳王妃李氏，青年嫠居，都生得国色天姿，不同凡艳，当下遣兵劫至，不管她从与不从，一并带回邺中。（也好算得惠及怨女。）魏主修亲自饯行，出城至乾脯山，三樽御酒，一鞭斜阳，这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高王，毕饮辞行，向东北去讫，魏主修也即还宫。

过了旬日，邺中解到尔朱度律，及尔朱天光二犯，由魏主命即正法，骈戮市曹。于是尔朱子弟，只剩一尔朱兆，由晋阳遁至秀容，负隅自固。高欢一再声讨，师出复止，直至次年正月，潜遣参军窦泰，带领精骑，日夜行三百里，直抵秀容，欢复率大军继进。兆正在庭中宴会，突闻欢军驰至，仓皇惊走，当被窦泰追杀一阵，众皆溃散。兆只挈数骑遁去，爬过赤洪岭，窜入穷谷，见前后统是峭壁，几乎无路可奔。兆下马长啸数声，拔剑杀死乘马，解带悬树，自缢林中。部将慕容绍宗，收众降欢，欢厚待绍宗，并厚葬兆尸。并州告平，尔朱军皆尽。惟尔朱荣子文畅、文略，由欢挈归，仍给厚俸。看官，你道高欢果真不忘旧德？无非顾着大小尔朱面上，所以格外周全呢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甘将玉体事仇雠，国母居然愿抱裒；

虽是保家由二女，洛波难洗尔朱羞！

欢既平兆，上书告捷。魏主当然优奖，欢反表辞天柱大将军名号。是否得邀俞允，容待下回说明。



尔朱氏以二十万众夹击邺城，高欢以三万人御之。众寡悬殊，欢似有败而无胜，乃韩陵一战，胜负之数，反不如人所料，此非欢之能灭尔朱，实尔朱之自取覆亡也。天道喜谦而恶盈，如尔朱氏之所为，骄盈极矣，虽欲不败，乌得而不散！智如曹操，犹熸于赤壁，强如苻坚，犹覆于彭城，况如尔朱氏者，而能不同就败亡耶？惟欢之骄恣，不亚尔朱，尔朱立晔而复废晔，欢亦立朗而复废朗，晔、朗俱无过可指，忽立忽废，其道何在？借曰疏远，则推立之始，胡不审慎若是！且入洛以后，举大小尔朱后而尽杀之，二后虽亦无耻，为尔朱家增一丑秽，然欢尝臣事二主，奈何敢宣淫宫掖耶？去一尔朱，又生一尔朱，是又关于元魏之气运，非仅在二族之兴亡已也。

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嫌丧身

却说魏主修接阅欢表，见他词意诚恳，坚请辞去天柱名号，料知欢借鉴尔朱，不愿有此称呼，因即优诏允许。惟魏主恭尚幽居崇训寺，朗自河阳入都，受封为安定王。嗣主修势不相容，先议除恭，次议除朗。恭在寺中赋诗云：“朱门久可患，紫极非情翫，颠覆立可待，一年一易换，时运正如此，惟有修真观！”这首诗一传，益触时忌。即由魏主修派遣心腹，导恭入门下外省，逼令服毒自尽，时年三十五，葬用殊礼。过了旬月，定安王朗，亦被鸩死，年只二十。既而又将东海王晔、汝南王悦，一并加害。总道是嫌疑尽去，当可高枕无忧，那知当时的大患，不在宗室，却在强藩！平白地残害同宗，究竟有什么好处？（为魏主修下一一定评。）史家称恭为前废帝，朗为后废帝，独晔为尔朱氏所立，称帝不过三月，所以不入帝纪。至西魏摈斥高欢，连元朗亦被削去，但追谥恭为节闵帝，所以后人作北魏世系图，仅列前废帝恭，未及后废帝朗。（梳栲详明。）

事已叙过。且说魏主修已经定位，所有宗室诸王，渐次还朝，指阙进谒。淮阳王欣、赵郡王湛，俱系献文帝弘孙，为魏主修从叔。（欣系广陵王羽子，湛系赵郡王千子。）南阳王宝炬（京兆王谕子。）清河王亶，（清河王恽子。）俱系孝文帝宏孙，为魏主修从兄弟。魏主修授欣为太师，湛为太保，宝炬为太尉，亶为骠骑大将军，兼官司徒，侍中长孙稚为太傅。追谥魏主子攸为孝庄帝，葬宣武皇后胡氏，就是从前两次临朝的胡太后。胡太后被尔朱荣沉死，遗体收殓双灵寺中，至此乃得安葬，仍用后礼，加谥曰灵。（补叙胡太后葬谥，笔不渗漏。）又追尊皇考广平王怀为武穆帝，皇太妃冯氏



为武穆后，皇妣李氏为皇太妃。迎丞相欢女高氏为皇后，遣使纳币。

高欢时已徙居晋阳，特建大丞相府，坐镇西北。朝使到了晋阳，由欢迎见，彼此及是故交，握手言欢，很是亲昵。看官道来使为谁？原来就是李元忠。（见五十回。）元忠曾随欢入洛，留任太常卿，此次充纳币使，正是魏主修因事择人。欢从容与宴，述及旧事，元忠连饮数巨觥，（酒鬼作冰人，恰合身分。）方笑语道：“昔日与王起义，却是轰轰烈烈，很有趣味，近来寂寞得很，无人过问，倒弄得郁郁寡欢了！”欢亦大笑，指示旁座道：“此人逼我起兵。”元忠戏言道：“若不令我为侍中，当别求起义的地方。”欢亦戏应道：“起义原无止境，但虑如此老翁，不可再遇！”元忠道：“正为此老翁不可多得，所以不去。”说着，起座捋欢须，大笑不已。欢亦知他意诚，殷勤款待。元忠复坐下酣饮，直至夜静更阑，方才罢席。一住数日，大宴小宴，几不胜数，乃迎欢女至洛阳，赍吉行册后礼。仪文隆备，龙凤呈祥，不消细说。

小子因魏乱迭起，梁尚太平，所以连叙魏事，几把梁朝情事，搁起不提。此处不得不将梁廷要事，约略叙入。（却是要紧。）

梁主衍篡齐据国，已过了三十年，改元约有数次。天监十九年，改元普通；普通八年，改元大通；大通二年，又改元为中大通。中大通元年以前，事已略见上文，就是图洛纳颢，攻败垂成。陈庆之狼狽奔还，也是中大通元年事。（见四十八回。）陈庆之为南朝骁将，败归后不闻加谴，仍得任右卫将军。平时尝语散骑常侍朱异道：“我前谓大江以北，必无异人，那知到了洛阳，衣冠文物，几非江东可及，才知北朝实未可轻图呢！”异正以经术邀宠，入参机密，（梁祸始自朱异，故特别提出。）即闻庆之言论，便即转告梁主，梁主乃稍戢雄心，不复北略。

是年冬季，妖贼僧强，起乱北徐州，自称天子。土豪蔡伯龙纠众响应，竟将北徐州城占去。还亏庆之出镇北兖州，就近讨贼，擒斩僧强、蔡伯龙，克日肃清。先是庆之在洛，曾与萧赞通书，劝令回国。赞即梁主次子豫章王综，（见四十六回。）降魏后得任职司徒，且尚魏主子攸姊寿阳公主。时方出镇齐州，故庆之致书相劝，赞复答庆之，颇愿南归。嗣因庆之奔归，遂不果行。及尔朱发难，齐州归附尔朱兆，赞走死阳平。梁人窃赞柩归南，梁主衍尚葬以子礼。不意假子去世，真子也接踵而亡。而且还是一位贤明仁孝的储君，竟致不禄，害得梁主衍晚年哭子，几乎丧明。

梁主长子名统，即位初年，便立为太子。（见前文。）统幼年聪睿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能遍诵五经，十余岁尽通经义。又善评诗文，每出游宴，祖道赋诗，动辄数十韵，随口吟成，不劳思索。天监十四年，始行冠礼，梁主使省录朝政，辨析诈谬，秋毫必睹，但徐令改正，未尝纠弹一人。平断刑狱，往往全宥，士民交称为仁慈，更且宽和容众，喜怒不形，好引才俊，不蓄声伎。每遇淫雨积雪，必遣左右巡行闾巷，赈济贫寒。平居在东宫坐起，面常西向，不敢乱尊。入朝必在五鼓以前，守待殿外，毫无倦容。至普通七年，生母丁贵嫔有疾，亟入宫侍奉，夜不解带。贵嫔薨逝，水浆不入口，腰带十围，减削过半。梁主屡遣使戒谕，劝进饮食，统稍食饘粥，日止数合，不尝



兼味。至葬后始进麦粥一升。惟贵嫔葬后,有一道士操堪輿术,谓将来不利长子,宜预先厌禳,乃为蜡鹅及诸物,埋藏墓侧。

宫监鲍邕之,初得太子亲信,后忽见疏,进密白梁主,谓太子有厌禱事。梁主遣人发掘,果得鹅物,免不得惊疑交集,便欲付有司穷治。幸经右光禄大夫徐勉固谏,乃止诛道士,不问太子。(道士欲为太子厌禱,何不先自禳灾,乃致轻生若此!)太子虽幸得无事,但终身引为渐恨,闷闷不乐。到了中大通三年,竟生就一种绝症,病不能兴。惟尚恐乃父增忧,奉敕慰问,尚力疾书启,不假人手。既而疾笃,左右欲入白梁主,尚摇手戒止道:“奈何使至尊知我如此!”(是仅得谓之小孝。)未几即歿,年才三十一。梁主亲幸东宫,临哭尽哀,殓用衮冕,谥曰昭明。司徒左长史王筠,奉敕为哀册文,词甚悱恻,由小子节录如下:

式载明两,实惟少阳,既称上嗣,且曰元良。仪天比峻,俪景腾光,奉祀延福,守器传芳。睿哲应期,旦暮斯在,外弘庄肃,内含和恺。识洞机深,量苞瀛海,立德不器,至功弗宰。宽绰居心,温恭成性,循时孝友,率由严敬。咸有种德,惠和齐圣,三善递宣,万国同庆。轩纬掩精,阴羲弛极,缠哀在疚,殷忧衔恤。孺泣无时,蔬饘不溢,禫遵逾月,哀号未毕。实惟监抚,亦嗣郊禋,问安肃肃,视膳恂恂。金华玉藻,玄駟班轮,隆家干国,主祭安民。光奉成务,万机是理,矜慎庶狱,勤恤关市。诚存隐恻,容无愠喜,殷勤博施,绸缪恩纪,爰初敬业,离经断句。莫爵崇师,卑躬待傅,宁资导习,匪劳审谕,博约是司,时敏斯务。辩究空微,思探几赜,驰神图纬,研精爰画。沉吟典礼,优游方册,饘饩膏腴,含咀肴核。括囊流略,包举艺文,遍该湘素,殫极邱坟,卷帙充积,儒墨区分,瞻河阐训,望鲁扬芬。吟咏性灵,岂惟薄技!属词婉约,缘情绮靡。字无点窜,笔不停纸,壮思泉流,清章云委。总览时才,网罗英茂,学穷优洽,辞归繁富,或擅谈丛,或称文囿。四友推德,七子惭秀。望苑招贤,华池爱客,托乘同舟,连舆接席。摛文撝藻,飞觞泛醪,恩隆置醴,赏逾赐璧。徽风遐被,盛业日新,神器非重,德輶易遵。泽流兆庶,福降百神,四方慕义,天下归仁。云物告征,祲渗褻象,星埋恒耀,山颓朽坏。灵仪上宾,德音长往,具僚无荫,咨承安仰。呜呼哀哉!皇情悼愍,切心缠痛,胤嗣长号,跼萼增恻。慕结亲游,悲动氓众,忧若殄邦,惧同折栋。呜呼哀哉!首夏司开,麦秋纪节,容卫徒警,菁华委绝。书幌空张,谈筵罢设,虚馈饘饘,孤灯翳翳。呜呼哀哉!简辰请日,筮合龟贞,幽挺凤启,玄宫献成。式校齐列,文物增明,昔游漳滏,宾从无声,今归郊郭,徒御相惊。呜呼哀哉!背绛阙以远徂,轸青门而徐转,指驰道而诂前,望国都而不践。陵修阪之威夷,溯平原于之幽缅,骥蹠足以酸嘶,挽凄怆而流泫。呜呼哀哉!混哀音于箫籁,变愁容于天日,虽夏木之森阴,返寒林之萧瑟。既将反而复疑,如有求而遂失,谓天地其无心,遽永潜于容质。呜呼哀哉!即玄宫之溟漠,安神寝之清阒,传声华于懋典,观德业于徽谥。悬忠贞于日月,播鸿名于天地,惟小臣之纪言,实含毫而无愧。呜



呼哀哉！

自昭明太子薨逝，朝野惋愕，京师士女，奔走宫门，号泣满路。就是四方氓庶，亦闻讣含哀。梁朝有些贤储贰，偏不永年，这也未始非关系气数哩。太子遗有文集二十卷，古经典诰文言正序十卷，文章英华二十卷，文选三十卷，传诵后世，推为词宗。太子有数男，长男名欢，已封华容公，梁主欲立为太孙，历久未决。嗣竟立第三子晋王纲为太子，时议多以未顺。侍郎周宏正尝为纲主簿，上笺谏纲，劝纲为宋目夷、曹子臧。（俱春秋列国时人。）纲不能从。（敦不乐为嗣君？无怪萧纲。）已而梁主因人言未息，特进封欢为豫章王，欢弟誉封为河东王，誉弟督为岳阳王，这且待后再表。

且就魏主修既纳欢女为后，欢权势益隆，仿佛当年尔朱荣。斛斯椿在都辅政，受职侍中，本来是有意图欢，至是与南阳王宝炬、将军元毗、王思政等，屡加谗构，劝魏主预先戒备。中书舍人元士弼，又劾欢受诏不敬，魏主惩尔朱覆辙，也觉动疑，遂用斛斯椿计，添置内都督部曲，约数百员，统由四方骁勇，募集充选。一面密结关西大行台贺拔岳，倚为外援。又封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佯示疏忌，实建屏藩。

时高乾已入任侍中，兼官司空，因父丧解职，不预朝政。魏主修欲引为己用，尝召乾入华林园，特别赐宴。宴罢与语道：“司空累世忠良，今日复建殊勋，虽与朕名为君臣，义同兄弟，愿申立盟约，历久不渝！”乾莫明其妙，但答应道：“臣以身许国，何敢有贰！”魏主修定欲与盟，乾不便固辞，共申盟约，当时亦未尝报欢。嗣闻元士弼、王思政等，往来关西，情迹可疑，乃致书晋阳，密陈时事。欢得书后，即召乾至并州，面谈一切。乾因劝欢逼魏禅位，欢用袖掩乾口道：“幸勿妄言！今当令司空复为侍中便了！”（欢此时尚无歹意。）乾辞欢回洛，欢为乾表，请许乾复任，魏主不允。

乾知祸变将作，自愿外调，再作书告欢，乞代求徐州刺史。欢再为陈请，魏主乃授乾为骠骑将军，出刺徐州。乾尚未发，魏主闻乾漏泄机密，即传诏与欢道：“乾邕（即高乾子。）与朕私有盟约，今乃反复两端，令人不解！”欢未闻乾谈及盟事，也疑乾暗中播弄，离间君臣，遂将乾前时密书，遣使呈入。魏主便召乾对责，乾勃然道：“陛下自有异图，乃斥臣为反复，欲加臣罪，何患无辞！臣死有知，尚幸无负庄帝！”魏主竟敕令赐死，又遥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，往杀乾弟敖曹。敖曹方镇守冀州，闻乾死耗，急遣壮士伏住要路，得将绍业拘住，搜出诏敕，遂率十余骑奔晋阳。欢抱敖曹首大哭道：“天子枉害司空，可悲可叹！”（汝亦未尝无功。）乃留敖曹居幕下，优待如初。敖曹次兄仲密，方为光州刺史，亦由间道奔晋阳。

仲密名慎，因字著名，就是敖曹本名，也只是一昂字。高氏兄弟三人，惟仲密颇通文史。乾与敖曹，素来好勇，敖曹尤为粗悍，少就外傅，便不遵师训，专事驰骋。尝言：“男儿当横行天下，自取富贵；若徒端坐读书，做一个老博士，有何益处！”乃父次同道：“此儿不灭吾族，当光大吾门。”嗣与兄乾四出劫掠，骚扰闾里。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妻，崔氏因乾强暴无行，当然不许。敖曹即引乾往劫，硬将崔女牵回，置诸村外，且促乾道：“何不行礼？”乾遂胁崔女交拜，野合而归。（实是强盗出身。）既而乾颇





改行,且系前中书令高允族侄,因得入仕。

欢自乾被戮后,才知为魏主所卖,悔恨交生,乃与魏主有隙。魏主修方信任贺拔岳,屡遣心腹入关,囑令谋欢。岳尝使行台郎冯景往晋阳,欢与景设盟,约与岳为兄弟。景归语岳,谓欢奸诈有余,不宜轻信。府司马宇文泰,自请至晋阳侦欢。欢见泰状貌非常,欲留为己用,(惺惺惜惺惺。)泰固求复命,欢乃遣还。泰料欢必后悔,兼程西行,驰抵关前,后面果有急足追至,他亟纵辔入关,关内守卒如林,那追来的晋阳急骑,只好回马自去。

泰入语岳道:“高欢已欲篡魏,所惮惟公兄弟,侯莫陈悦等皆非所虑。公但先时密备,图欢不难。今费乚头(代北别部,后遂为姓。)骑士,不下万人;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,有胜兵三千余名;灵州刺史曹泥、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,各拥部众,未有所属。公若移军近陇,威爱两施,即可收辑数部,作为爪牙。又西抚氏、羌,北控沙塞,还军长安,匡辅魏室,一高欢不足畏了!”岳闻言大喜,遂遣泰往诣洛阳,密陈情状。魏主面加泰为武卫将军,仍令返报如约。寻即授岳都督雍、华等二十州军事,兼雍州刺史,并割心前血赐岳。岳因西出平凉,借牧马为名,招抚各部。斛拔弥俄突、纥豆陵伊利,及费乚头、万俟受洛干、铁勒斛律沙门等,相继归附,惟曹泥不服。

众推宇文泰出镇夏州。岳沉吟道:“宇文左丞,乃我左右手,怎可遣往!”继思此外乏才,乃表请用泰为夏州刺史。魏廷自然依议。泰奉敕赴夏州。

这消息传到晋阳,高欢即遣长史侯景,劝谕纥豆陵伊利,伊利不从。欢得景归报,即引兵袭击伊利,把他擒归。魏主闻信,驰诏责欢道:“伊利不侵不叛,为国纯臣,王无端袭取,且未尝预报朝廷,究出何意?”欢含糊答复。惟力图贺拔岳,且恐秦州刺史侯莫陈悦,与岳连合,更觉可忧。右丞翟嵩入请道:“何不用反间计?嵩愿为王效力,管教他自相屠灭呢。”欢改忧为喜,立遣嵩赴秦州,凭着三寸利舌,一说便妥。嵩驰还晋阳,报知高欢,安坐观变。

贺拔岳因曹泥不服,正拟往讨,特使都督赵忠至夏州,商决行止。泰说道:“曹泥孤城远阻,未足为忧;侯莫陈悦,贪诈无信,不可不防!”那知岳误会泰言,反邀悦会师高平,一同讨泥。悦欣然前来,与岳叙宴,两下里很似投契,实是一真一假,心志不同。悦且愿作前驱,先至河曲立营,俟岳引兵继进,便邀他入帐,坐议军事。谈论未毕,悦伪称腹痛,托辞如厕,岳毫不觉察。忽有一人趋至岳后,拔刀斫岳,那砉的一声,岳已身首分离,倒毙座下。看官欲知何人下手?乃是悦婿元洪景。

洪景既将岳杀毙,复出谕岳众,只说是奉旨诛岳,不及他人。岳众尚无异言,悦却未敢招纳,自率部众还水洛城。岳尸被悦取去,由赵贵诣悦请尸,方许收葬。岳众散走平凉,未得统帅,赵贵道:“宇文夏州,英略盖世,远近归心,若迎为军帅,无不济事了!”都督杜朔周应声赞成,遂由朔周驰至夏州,请泰还统岳军。泰与将佐共议去留,大中大夫韩褒倡言道:“这乃天授,何必多疑!”泰点首道:“我意也是这般。悦既敢害我元帅,不乘势直据平凉,反退屯水洛,可知他无能为了。天下事难得易失,我



当速往！”(开口便胜悦一筹。)当下与诸将共盟讨悦。察得都督元进,阴怀异谋,便叱出斩首。立率帐下轻骑,驰赴平凉,收集岳众,为岳举哀。将士悲喜交集,无不如命。小子有诗咏道:

一波未了一波生,大陆龙蛇竞战争;
优胜无非由劣败,枭雄多向乱邦鸣!

泰至平凉,便拟为岳复仇。欲知发兵情形,待至下回再表。

于魏事杂沓间,忽插入梁太子病歿事,非为时序起见,实因太子贤孝,不得不特别表明,阐扬潜德耳。录入王筠哀文:亦本此意。否则储君之歿亦多矣,作者尝随事带叙,固非皆另成片段也。高欢之恃宠怙权,固失臣道,然衅隙之生,始之者为斛斯椿,成之者实魏主修。贺拔岳之死,亦半由魏主致之。侯莫陈悦,一庸才耳,而岳且死于其手,岳不能拒悦,亦安能敌欢耶!魏主修之联岳拒欢,亦徒促其死已耳,吾于魏主修无讥焉。

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

却说宇文泰到了平凉,一经招抚,众心已定,即令杜朔周引兵据弹筝峡。朔周沿途宣抚,士民悦附,泰得加器重,令复本姓,改名为达。原来朔周旧姓赫连,曾祖库多汗避难改姓,至是乃仍得复原。高欢闻贺拔岳已死,亟令侯景往抚岳众,偏被宇文泰走了先着。行至安定,两下相遇,泰语景道:“贺拔公虽死,宇文泰犹存,卿来此何为?”景失色道:“我身似箭,随人所射!”泰乃遣还。及泰至平凉,欢复使劳泰,并令散骑常侍张华原、义宁太守王基偕行。泰不肯受命,且欲劫留华原。华原不屈,乃俱使还晋阳。王基归见高欢,请速出兵击泰,欢笑道:“卿不见贺拔、侯莫陈悦么?我自有计除他。”(太轻觑宇文了。)

魏主正遣将军元毗收还贺拔岳部军,并召侯莫陈悦,悦不肯应召。泰与元毗相见,请朝廷暂留岳众,即托毗赍还表文。略谓臣岳惨遭非命,臣泰为众所推,权掌军事。今高欢已驱众至河东,侯莫陈悦尚屯水洛,岳众多是西人,顾恋乡邑,且必欲逼令赴阙,恐欢与悦前后邀击,势且立尽,不如少赐停缓,徐令东行。(巧言如簧。)魏主乃命泰为大都督,使统岳兵,并遣卫将军李虎,西行佐泰。虎本在贺拔岳麾下,岳死,乃奔诣荆州,至贺拔胜处告哀,劝胜往收岳众。胜不肯行,虎还至阌乡,为高欢部将所获,解送洛阳,魏主反拜为卫将军,使往就泰。泰与虎叙谈,已知朝廷意向,乃贻侯





莫陈悦书,内言贺拔公为国立功,尝荐君为陇右行台,君背德负盟,反党附国贼,共危社稷,岂非大谬!今我与君俱受诏还阙,进退惟君是视。君若下陇东趋,我亦自北道还朝;倘或首鼠两端,我即为贺拔公复仇,指日相见云云。

悦置诸不理,泰即进拔原州,留兄子导居守,自引兵上陇,秋毫无犯,百姓大悦。出木峡关,时适春季,北道尚寒,雪深二尺。泰引军速进,为悦所闻,但留万人守水洛,自己退守略阳。泰至水洛,守兵即降。再趋略阳,悦又退保上邽,召南秦州刺史李弼,与同拒泰。弼本悦妻妹夫,曾致书与悦道:“贺拔无罪,公乃加害,又不抚纳遗众。今宇文夏州前来,声言为主复仇,理直气壮,恐不可敌。公宜解兵谢过,否则难免噬脐!”晚不肯从。乃弼至上邽,料知悦必败亡,便遣人诣泰,愿为内应。(谏悦不从,便即图悦,亦未免对不住姨夫。)泰依约逼城,弼即开门迎泰。悦惊窜南山,欲往灵州依曹泥,偏泰将贺拔颖率军追来。悦手下不过数十骑,如何抵敌,没奈何投缢毕命。

泰入上邽,收悦府库财物,尽犒士卒,不取纤毫。左右窃一银瓮,由泰察出,立即加罪,命将银瓮剖赐将士。(无非笼络人心。)即命李弼镇原州,部将拔也恶蚝镇南秦州,可朱浑道元镇渭州,赵贵行秦州事,征幽、涇、岐、东、秦各州粟米,贍给军糒。氏酋杨绍先,前已逃归武兴,仍然称王,闻泰并有关中,忙上表称藩,且送妻孥为质。高欢闻泰军甚盛,复用甘言厚币,向泰结欢,泰仍然拒绝,且封欢书上达魏主,一面使雍州刺史梁御,入据长安。魏主封泰为关西大都督,略阳县公,承制封拜。泰因命督寇洛为涇州刺史,调李弼为秦州刺史,起前略阳太守张献,为南岐州刺史,练兵储粟,东向图欢。

从前欢入洛阳,曾留封隆之、孙腾在朝辅政,隆之为侍中,腾为仆射。适魏主妹平原公主,丧夫守寡,颇有姿色,腾与隆之并皆丧妻,争欲娶公主为继室,魏主令妹自择,平原公主愿适隆之,乃许隆之尚主。(想是隆之年轻貌秀。)腾且妒且忿,屡思中伤。可巧隆之有密书致欢,谓斛斯椿等擅权,必构乱祸。欢未知隆之与腾有隙,尝与腾书,述及隆之关白,请并防斛斯椿。腾正欲加害隆之,竟向椿告发,椿即转白魏主。隆之闻密书被泄,恐不免祸,逃归乡里。(公主曾带去否?)欢召隆之诣晋阳。嗣腾带仗入省,擅杀御史,亦惧罪奔欢。

欢使大都督邸珍,潜至徐州,胁逼守吏华山王鸞缴出管钥。魏主亦将欢党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儁,免去官职,作为报复。又增置勋府庶子骑官,各数百人,欲伐晋阳。因即下诏戒严,佯称将南下征梁,大发河南诸州兵,与斛斯椿出阅洛水,部署戎行。

越日颁诏晋阳,令欢守密,内言:宇文泰、贺拔胜等,颇有异志,所以朕托辞南伐,潜为防备,王亦宜共为声援,此诏读讫,请付丙丁等语。欢亦复泰云:闻荆、雍将有逆谋,臣今潜勒兵马三万,自河东渡往,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,统兵四万,自来达津出发;领军将军娄昭等,率兵五万,南讨荆州;冀州刺史慰景,将山东兵七万,突骑五万,



东讨江左，现皆部勒成军，伏听处分等语。

魏主览奏，料欢已猜透秘谋，乃再行颁敕，谕止欢军。欢复上表云：“臣为劈佞所间，致动主疑，若臣果负陛下，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能垂信赤心，愿赐酌量，亟废黜佞臣一二人！”魏主不答，但遣大都督源子恭守阳湖，汝阳王元暹守石济，又令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，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等赴镇。元寿为斛斯椿弟，与贾同往，是恐他为欢所诱，特加监束的意思。偏前刺史蔡儁不肯受代，拒绝显智。显智逗留长寿津，据实奏闻。魏主愈怒，乃使中书舍人温子升撰敕赐欢，大略说是：

朕不劳尺寸，坐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，今若相安无事，则使身及子孙，宜如王誓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应之，故京邑戒严，并欲王遥为声援。今观其所为，尚无异迹。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我国乱离甫定，不堪再事穷兵。朕本暗昧，不知佞人为谁？高乾之死，岂独朕意！王忽对昂言乾枉死，且闻庾狄干语王云：本欲取懦弱者为主，无庸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馭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。此论出自王间勋人，岂属佞人之口？且封隆之、孙腾，逋逃晋阳，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？王虽启云西去，而四道俱进，南渡洛阳，东临江左，闻者宁能不疑？王若举旗南指，纵无马匹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，纵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遗憾！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分疏至此，言之增怅，惟王图之！

敕书颁去，欢亦不答。（一报还一报。）中军将军王思政，入白魏主道：“高欢心术，昭然可知。洛阳非用武地，不如往就宇文泰，再复旧京，无虑不胜！”（欢不可恃，岂泰果可恃乎？）魏主因遣柳庆西往，与泰陈述上旨，泰愿奉迎车驾，遣庆复命。

会东郡太守裴侠，应征诣洛，王思政与商西巡事宜，侠答道：“宇文泰雄踞秦关，所谓已操戈矛，怎肯轻授人柄？今车驾往投，恐也似避汤入火呢？”（言之有理。）思政道：“如君言，今将何往？”侠皱眉道：“东出图欢，祸在眉睫，西巡依泰，患在将来，且至关右，再作良图。”（暂济眉急，也是无策。）思政也以为然，乃荐侠为中郎将。

魏主意欲西行，尚未决议，忽闻高欢派遣骑兵，出屯建兴，并添河东及济州兵，拥诸和杂粟入邺城，将逼魏主迁邺。魏主益觉惊惶，复颁敕谕欢道：

王若厌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惟有归河东之兵，罢建兴不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使蔡儁受代，邸珍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各事家业；脱须粮廩，别遣转输，则谗人结舌，疑悔不生，王可高枕太原，朕亦垂拱京洛矣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不武，为宗庙社稷计，欲止不能。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，为山止簣，甚为王惜之！

看官，试想这时候的高大丞相，已与魏主修势不两立，怎肯降心受诏，如敕施行！当下作书答复，极陈斛斯椿、宇文泰罪状，谓将代主除奸。魏主亦下敕罪欢，命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，且愿将爱妹妻泰，令泰遣骑奉迎。一面敕贺拔胜引兵入洛，同敌高欢。



欢已召弟定州刺史高琛守晋阳，长史崔暹为辅，自引大军南向，用高敖曹为先锋，星夜前进，声言率兵赴阙，但诛斛斯椿，不及他人。宇文泰亦传檄讨欢，自将大军屯高平，命前队出驻弘农。（两虎争雄，俱由斛斯椿一人所致。）独贺拔胜出屯汝水，作壁上观。（此子惟狡猾一事，尚算胜人。）魏主也下诏亲征，督军十万至河桥，令斛斯椿为前驱，列营北邙山。

椿请率精骑二千，乘夜渡河，掩欢不备，魏主称善。偏黄门侍郎杨宽进言道：“高欢不臣，人所共知，斛斯椿心亦难测，若渡河有功，恐灭一高欢，又生一高欢了。”魏主即命椿停行。（当信不信，不当信而信，安得不败！）椿叹道：“近日荧惑入南斗，天象告警，令上信左右谗间，不用我计，这真所谓天道了！”遂驰书报泰。泰亦顾语僚佐道：“高欢远道急驰，数日行八九百里，这是兵家所忌，正当出奇掩击，主上不能渡河决战，但知沿河据守，试想黄河万里，防不胜防，一处疏虞，令彼得渡，大事去了！”说着，亟命赵贵自蒲坂渡河，直趋并州；又遣都督李贤率轻骑千名，往洛扈驾。

魏主使斛斯椿守虎牢，令行台长孙稚、大都督元斌之为副，行台长孙子彦守陕州，贾显智、斛斯元寿守滑台，总道是扼要居守，欢军不能飞渡。那知才阅两日，滑台军司元玄驰至河桥，报称显智怯退，速请济师。魏主亟遣大都督侯几绍赴援。未几又接到警报，绍已阵亡，显智降欢，欢已从滑台渡河了。魏主当然着忙，急向群臣问计，或请奔梁，（呆话。）或请南依贺拔胜，（也靠不住。）或请西就关中，（下策。）或请守洛口死战，（不能。）纷纷聚讼，镇日不决。忽见元斌之踉跄奔还，喘声报告道：“高欢来了！”吓得魏主修不知所措，匆匆还洛。但挹妃主数人，及从妹明月西奔。（不及高后，隐伏下文。）

南阳王宝炬、清河王亶、广阳王湛，扈蹕随行，沙门惠臻，负玺持千牛刀相从。途次遣人至虎牢，飞召椿还。椿及长孙稚，方与欢将窦泰相持，闻召却归，奔至瀍西，得见魏主，方知为元斌之所卖。斌之与椿争权，潜归给主，谎言高欢已至，以至魏主骇奔。椿益加叹息，只好随主西行。椿弟元寿，因滑台失守，已为乱军所杀。长孙稚在虎牢独力难支，也即奔赴行在。就是长孙子彦，闻滑台、虎牢均已失败，也弃陕西走。子彦即长孙稚冢男，长孙父子，尚得重逢，斛斯兄弟，不能再见，这也是有幸有不幸呢！（百忙中有些骈句，亦可谓好整以暇。）

清河王亶、广阳王湛，竟从半途逃归，仍还洛阳。惟武卫将军独孤信，却单骑追及魏主，奉驾西进。魏主叹道：“将军辞父母，抛妻孥，竟来从朕。古人有言：世乱识忠臣，朕始知非虚语了！”（比诸清河、广阳两王，应该优奖。）嗣是西向奔驰，途次糗浆乏绝，惟饮涧水。到了湖城，有村民献上麦饭壶浆，聊解饥渴，魏主命免该村徭役十年。再行至崤西，方与泰所遣李贤相遇，奉驾同归。及入潼关，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，从行各员才得一饱了。

高欢长驱入洛，使娄昭、高敖曹等往追魏主，不及乃还。欢乃召集百官，启口诘问道：“为臣奉主，理应匡救危乱，若处不谏诤，出不陪从，无事时希宠饶荣，有事时委



主逃窜，臣节何在？请诸君自陈！”（你好算得尽臣节么？）众莫敢对，独尚书左仆射辛雄道：“主上与近臣图事，雄等不得预闻。及乘舆西幸，若即追往，恐迹同佞党，所以留待大王，今又以不从蒙责，是转使雄等进退俱无从逃罪了。”（未免遁辞。）欢叱道：“卿等备位大臣，理应尽忠报国，群佞用事，卿等曾有一言谏诤么？国事至此，罪将何归？”说至此，即指示左右，拿下辛雄，及仪同三司叱列延庆，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廞、兼度支尚书杨机、散骑常侍元士弼，一并处死。（曾自记前言否？）推司徒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承制决事，居尚书省。孝芬子中郎猷，出避家难，间道入关。

宇文泰使赵贵、梁御，引兵二千，出迎魏主。魏主循河西上，与赵、梁二人相遇，指河示御道：“此水东流，朕乃西上，若得复见洛阳，亲谒陵庙，统是卿等的功劳哩！”言已涕下。（莫非自取。）泰备仪卫接驾，行至东阳驿，得见魏主，免冠伏谒道：“臣不能式遏寇虐，使乘舆播迁，实为有罪！”魏主忙亲为扶起，且慰劳道：“朕实不德，负乘致寇，今日相见，自觉厚颜，此后以社稷委卿，愿卿勉力！”

泰三呼万岁，方才起身。将士等亦呼万岁。随即导魏主修入长安，即以雍州廨舍为行宫，颁诏大赦。进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，兼尚书令，取决军国大事。又命行台尚书毛遐、周惠达为左右尚书，分掌机要。二尚书戮力办公，积粮储，治器械，简士马，利赖一时。魏主即将爱妹冯翊长公主，嫁泰为妻，借践旧约。公主曾适开府张欢，欢性贪残，遇主无礼，魏主将欢杀死，因把公主改嫁与泰。后来生子名觉，就是北周的孝闵帝，这且待后再表。

先是荧惑入南斗，去而复还，留止六旬，江南北有童谣云：“荧惑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”梁主衍恐灾及己身，特跣足下殿，为禳灾计。乃闻魏主西奔，不禁赧颜道：“北虏亦应天象么？”当时传为笑柄。（不知修德禳灾，乃徒跣足下殿，岂非丑态！）

自魏主入关，贺拔胜尚在汝南，未决进止。从前胜出发时，掾吏卢柔曾进三策，上策是席卷赴都，仗义讨欢，中策是拒欢联泰，观衅乃动，下策是举州归梁，苟全性命，胜俱不用。至欢已入洛，胜再与僚佐会议，意在南归，行台左丞崔士廉进议道：“今帝室颠覆，主上蒙尘，公宜倍道兼行，往朝行在，然后与宇文行台，同心戮力，倡举大义，天下闻风，自当响应；若舍此遽还，恐人人懈体，一失事机，悔无及了！”胜乃使长史元颖行荆州事，居守南阳，自率部众西进。

行次淅阳，探得前途消息，高欢已攻克潼关，擒住守将毛鸿宾，进屯华阴。当下毛骨森竖，踉跄奔回。那知欢已遣行台侯景等攻荆州，荆民邓诞，袭执元颖，送往侯景，害得胜无路可归，不得不与侯景争锋。偏偏众情涣散，各无斗志，一遇景军，便即弃甲曳兵，四处奔窜。胜无计可施，只得依了当日卢柔的下策，奔往梁朝。（其名曰胜，实则善败。）

侯景驰入荆州，向欢告捷。欢自晋阳至洛，由洛至华阴，连上四十启，奏达魏主，不得一答，乃拟另立新主。返至洛阳，再遣使奉表魏主云：“陛下若远赐一诏，许还京洛，臣当率领文武，清官以待；若返正无日，宗社不能无主，臣宁负陛下，不负社稷”等